

植根家园文化的浪漫诗意书写

——冯艺散文中的“非遗”与诗性边域文化特质

□李宗文



文学作品中的“非遗”(之八)

壮族作家冯艺数十年扎根广西,行走祖国大地甚至世界多地,让他的散文里洋溢着植根家园文化的浪漫诗意。他散文中的“非遗”书写与边域文化特质,讲述着他与生养他的这片热土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

散文集《红土黑衣》《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芒》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动人的广西图景,他将充沛饱满的个人情感缝合到广西民族发展史的细密纹样里。琳琅满目的非遗文化项目是广西各民族发展之路上不可绕过的亮点。在这些绚烂如天边云霞的非遗文化中,有花山壁画、壮族织锦技艺、天琴、忻城土司文化、刘永福传说、横州茉莉花茶的制作技艺、桂平乳泉井酒酿制技艺……这些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充满了自然天成的南方地域特色,是民间文化的生动记录,渗透着普通人的生活哲学。

在大地河流间诗意行走,深情描绘多元“非遗”图景

人类情感的表现方式千姿百态,但对美好事物的欣赏是共通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乡土叙事、历史回望、民族影像、现实书写等,都应该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深厚土壤。广西各民族的文化景象丰富多彩,更有各民族珍爱自然、众生平等、重视亲情、尊崇传统美德的特性,这与经典文学中对自然与生命、对人与人之间情义的关注是一致的。

龙州天琴是将“天”“地”“人”“巫”“神”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乐器,是广西非遗文化中的瑰宝。其制作技艺于2020年12月27日被列入第八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此外,壮族天琴艺术也在2021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红土黑衣》中,有一篇写龙州天琴的散文《洒落在宣纸上的泪水》。冯艺感受到壮族人民的诗性智慧,他们用葫芦壶制成了天琴,每逢庆典节日,壮族姑娘便一字排开,端坐在椅子上,手把天琴,脚踏铜铃。“这把琴,是生活在红土地上的壮族人家与土地亲切交流所留下来的文化痕迹。那份人文情怀,那种风尚与潮流暗淡的背后,让人们发现人类精神文化之火生生不息。”人们就在天琴声中,看到了一幅壮家自然风景,感受到了这个民族的气质和生命节奏,感受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独特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同样写天琴,有人可能停留在写它的音乐性,而在冯艺的笔下,一句“谁不珍惜洒落在宣纸上的泪呢”,将音乐与文学的互文淋漓尽致地展现笔端。一种立体交织的艺术之美使得文字生出璀璨的光芒。

当一个作家的视野更广阔一些、眼光更深邃一些时,他笔下的散文要呈现的就不仅是多民族的风情,更要发掘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博大精深。当一个作家愿意用心和爱贴近家园,贴近这片土地的胸膛,聆听其心跳,把山川风物、大地河流、人物生命,融进自己的骨血,就会生成鲜活的情感。这种感悟源于自身的经历,源于心灵的体验,从而在复杂的人世间,品味到人性美,在读者心中烙印下深沉而温暖的文字。

壮族织锦技艺是广西靖西市等地传统手工技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幸福织在锦绣里》中,除了用绣花针绣花一样的笔触描写壮锦的前尘往事,冯艺将广西靖西女人的一生用精巧的工笔展示于人,她们对生活的渴望与克制,都化在锦绣的斑斑纹里。干栏是壮族非遗文化,这是当地人司空见惯之物,若无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难以勾勒出壮族人与其他地区人们生活的差异。《干栏,“人居其上”》不仅是一幅壮族田园风景画,更把壮族人的婚恋细致地呈现给读者,也让读者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民族有了更多的了解。

黑衣壮是壮族传统文化保存得最完好的支系。一把蓝草,千年农收。蓝靛染制的黑衣着,世代相传,一直保留至今。这里面有传奇的故事,也有朴素的情怀。在广西那坡等地,那里的人们世代哼唱着“呢的呀”。这些



《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冯艺著,青岛出版社,2007年8月



弹奏天琴



“黑衣壮”



壮族织锦技艺

年,他们唱着“呢的呀”走向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走向更宽广的世界舞台。花山岩壁画已成为代表广西乃至中国的重要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它所营造的神秘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它给世界出的谜语直到今天依旧难以解答。壮族人愿让神秘的东西停留于神秘,冯艺用其特有的深情去描绘这里谜一样的风情。在他看来,大胆地想象,心灵的自由也许会让世界因为留白而更加美丽。

触摸生活土壤,探寻“非遗”背后的文化迷踪

在一篇散文里,或有缜密绵长的叙述,或有高屋建瓴的哲思,或有跳脱惯常思维的创新意识。冯艺通过行走山川大地创作散文作品,他的文字讲述着山河里的历史,行吟让他的散文创作有着思想的深度和厚度。在光阴的重峦叠嶂里,在新旧思想的反复角力中,那些栩栩如生的广西历史人物往返穿梭,似走马灯一般。而暗藏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哲思的结晶,在潮湿的、氧气充盈的天空之下,开出绮丽的花朵。这些“非遗”故事的主角,有如花如玉的少女,有守着技艺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老人,也有苍茫大地上高耸的悬崖峭壁……

冯艺的散文展现了一位作家的胸怀、气质和情怀。穿透万里云端,跋涉千里山川,他如同一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将考量已久的文字烂熟于心,更将民族的情意融化于血肉骨髓中。

冯艺的散文有着开阔的语境,情感激烈而克制,想象丰富而隐晦,节奏舒缓而有力量,“诗意”会应着他的情

绪,写着写着,就在文字里喷薄而出,这样的诗意弥漫着神秘的气息与色彩,是一种深厚而饱含文化韵味的情怀。

正如冯艺所言,要把广西的人文历史叙说好,必须要以一个作家的眼光,要用低调的、包容的、平和的态度循着广西的人文路向,挖掘广西地理深处的历史精神蕴涵,突破地域的、时间的界域去思人类之所思,以常人的目光去注视万象万物,去接近历史的真相。他还说,应本着对人的命运、人类生存的处境和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怀,尽量在民间的、异质的地方发现历史的意义,从地域性的文化富矿中去寻找人类精神的共鸣点。把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物形象化、具象化地流传下来,这才是文学的力量、历史的价值。因此,这些年,他深入到民间,结合历史相关典籍,探寻这些“非遗”事象背后人物,用文学的语言为其画像,使之更加鲜活。

八桂大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会对植根于家乡土地的文化资源有着深深的眷恋。几百年甚至千年流传下来的语言、饮食,以及生活生产等习俗,深深地影响着本土作家的创作。冯艺的散文从多维角度展示广西“非遗”的深厚内涵,同时涉猎广西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影响、彼此滋养、互相浸润,呈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因为工作的关系,冯艺经常到广西各地采风,不少地方去过不止一次,每一次行走,都给他带来未知的惊喜和收获,带来新视角、新感受、新体验、新思维,甚至新思想。保持心灵的新鲜,带给他新的写法。我想,从“非遗”中获得营养的作家必将走得更远。

(作者系南宁市作协副主席、《南宁晚报》记者)

幸福织在锦绣里

当她守着自己的青春与坚贞,在默无声息中打发着光阴,她的内心便做好了与世俗决绝的准备。于是,她封裹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涅槃重生那样,镇定自若,至死无悔。

靖西女人,让自己的幸福生活浸润在万千的相思中,一切轻佻的言辞,一切炫目的表情,都会随风而去,留下的永远是山水中走出来的那份持久。

其实,靖西女人如此地依恋着织绣,在某程度上说,更是因为丝线里那份特殊的温柔和细腻。这是任何一种材料都难以企及的品质,它与山温水软的靖西构成了一种灵魂上的呼应,血脉上的相通,精神上的依偎。它绮丽轻柔,装扮着爱美的女人,使她们尽显淳朴而安静的美丽。这种美丽使得她们与织绣相依相偎,相拥相眠,肌肤相亲之间,意味深长。

惟因如此,靖西女人才这样地挚爱针线,并竭尽自己全部幸福的想象活在壮锦和绣球里,就像已经生活在自己的天堂里,在那浮光轻闪之间,隐现出内心曾经有过的关于鹅泉女孩的美丽。

织绣,就这样织就了靖西女人,也织就了靖西特有的风情。

干栏,“人居其上”

路边的菜园,也被石块作墙围了起来。石块小小的,却叠得很密实,很精致。日晒雨淋,当阳的石面已长青苔了,石缝也长草了。不熟悉的人进了寨子,如果只顾观看这样的景致,七弯八拐就肯定走不出来。

壮族人崇拜树木。所以,他们喜欢在屋前屋后或村头寨尾种上一片树林,有榕树,有樟树,有龙眼树,有柚子树,枝叶茂密,遮阳避雨。故走进寨子,多见阴凉,不觉炎热。而干栏与树,一高一低,一灰一绿,一静一动,最易入画。所以,壮乡与干栏,常常被画家写入画中,让看客羡慕极了。而壮族人活在画里,却浑然不知。

在壮族人的观念里,干栏不仅是人们居住生活的空间和避鬼禳邪的庇护所,而且也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自古以来,壮族人一直把建造新房当作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奋斗的目标,并且把干栏的建成当作一件值得自豪和光耀的大事。为了营造和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干栏,人们辛勤劳作,节俭积蓄,毕尽一生最大的努力。因为只有安居才能乐业。所以,壮族人通常把建干栏与结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于壮族姑娘择偶和婚嫁的条件,既重视男方的人品和才智,也要看男方家庭的干栏是否充裕宽敞。因为建造一座新的干栏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姑娘们是不情愿一结婚就要节俭积蓄筹建新干栏,影响正常的生活。所以,壮族姑娘在决定婚事之前,有一个“看干栏”的程序,即姑娘偕同一位女伴,在媒人的带领下,亲临男家实地“考察”,主要是察看男家干栏的状况,并根据“考察”结果来决定是否成婚。如果没有较为宽敞充裕的干栏,往往难以顺利成婚。由此可以看出,有一栋好的干栏在壮族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壮族人对房屋的重视程度。



壮族干栏房民居

《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节选)

□冯艺(壮族)

评论

唱给新时代的新疆旋律

——评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夜莺歌唱黎明》

□刘霞

《夜莺歌唱黎明》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与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发展现状的公共关怀。

小说延续了阿拉提·阿斯木一贯的诗化语言、绵密的隐喻与见微知著的笔法,所不同的是较之过往眼界更为宏阔,胸襟更为豁达。他以日常生活的书写捕捉与触摸时代之声,以个体、家庭观念的变化谱写新疆的巨变,通过新旧生活的变迁,建构起新时代新疆全民奔小康的宏大图景。小说以“质”的宏大、“文”的诗化、思想的深邃写出新时代的新疆风貌。

“质”的宏大:于微尘处见大千

所谓“质”的宏大是指小说内容的包罗万象以及叙事方式的多维度,映射出新时期新疆变革的全景。小说以大学毕业的“我”——艾尔肯,在归乡途中对奶奶萨拉提提的箴言“人生的失败是没有学识”的思索,开启了新疆巨变的宏大叙事。叙事的展开主要围绕橡树大院的人事与纷争,通过追忆奶奶来看“我”,将过去与现在嵌入到交错的时空中,杂糅交织的多重主题谱写出了变化中的新疆。

对知识的信仰与推崇是小说的内质之一。作为一条潜隐的主线,它在“小我”的视野中展开,并不断辐射,建构起一张自个体到家庭,再到民族、国家“大我”的织网。知识照亮人生,教育改变命运,人生需要不断求索,是小说表现的主题,也是萨拉提提奶奶的人生信仰,在她的生活智慧和对于孙子艾尔肯的培养中得以凸显与验证。萨拉提提奶奶是个不简单的人,她爱读书,会说普通话,上过私塾,“满舌头都是能落地悦人的民谚典故”,受人尊敬与喜爱。她的智慧来自于外曾祖父的远见,在那个“女孩子要全心夯实自己的锅台本事,将来才能过好日子”的时代风尚里,她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外曾祖父认为,“女孩子必须有文化……有文化,舌头才能创造自己的生活命运”。正因如此,奶奶特别重视“我”的学识,并成为指引“我”在成长之路上越走越远的明灯。

大美新疆的呈现是通过奶奶的上海之行彰显的,这是小说的内质之二。小说以奶奶来上海看“我”,街头巷尾的邻里们来送行的场面,写出了新疆民族团结互助的里仁之美。通过旅游中的人事景,将新疆的民族团结一家亲,人性美和社会风气的开化串联在一起。各民族之间通婚是这种和谐交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小说通过奶奶

对多利坤和刘红夫妇婚姻的认可和反思,道出了新时代开放互融的风气。小说还借奶奶之口阐述了新时期人们对爱情、婚姻、人性、处事的看法,展现出新的社会风尚。作品于微尘处见大千,将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主人公“我”的眼与奶奶的“言”,投射出巨变中的新疆风貌,折射出新时代下新疆生活的新面貌。

“文”的诗化与“思”之深邃

富有哲理的诗化语言表达是阿拉提·阿斯木小说在艺术上的一贯风格。所谓诗化是指其小说中跳跃的结构、多重的韵律和起伏交替的节奏,有如一首首诗歌的连缀,又像一首多声部的交响乐章。挑战逻辑、充满“隐喻”是其语言艺术的突出特征,看似不合汉语逻辑的语句信手拈来,但似乎也正是如此,又让我们突破了汉语常规的束缚,获得了一种陌生的审美体验。

诗化的隐喻、挑战常规的逻辑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徜徉其中,我们在揣摩观照中不断迎受扑面而来的异域的风,令人讶异,又耳目一新,最终达成视域的融合。如果说,诗是表达特殊情感和艺术经验的较合适的体裁,那么在阿拉



《夜莺歌唱黎明》,阿拉提·阿斯木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提·阿斯木的笔下,小说亦是如此。作家把对社会历史、时代精神、民族记忆和未来意识的个性化理解融入作品,并通过对民族文化和自我生命体验的独到把握,扩大了文本内在的张力,形成一种独特的写作策略。在礼赞新时代新疆巨变的的同时,也展现出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作品中的许多思考与追问耐人寻味,凸显出思想的深邃,首先体现在他对人性及人本身的认

识上,其次还表现在对日常生活事物的认识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彩票”这个贯穿小说始终的关键元素,它既是促成艾尔肯成名成就的资金来源,也是萨拉提提奶奶智慧人生的一种依托,投射出深刻的人生哲学。文中借堂姐其曼古丽和奶奶之口洞见了彩票的意义,买彩票“就是让他想好事,有一个超越庸俗的心态。你心里面没有,碗里面也不会有。”“要通过这个彩票,在你的生命走向里,发现你在别处的光明。它是供你愉悦精神的一个港湾,不是远海。”当然,即便“如果你一生不中奖,也要牢记在你的心坎儿上,我们都是苹果,我们是有希望的苹果。”

诚然如此,人生需要有目标、有韧性,且心存美好,坚持不懈,就有可能等到绽放的希望之花。就如夜莺的歌唱,它虽因时间的旋转错过对玫瑰绽放的致敬,但从不失望,继续歌唱人间万物。因此,彩票在小说中不仅是个体讲述历史故事的小物件,同时也隐喻了一个时代里,个体如何认知、看待命运的方式。与其说这是对彩票的态度,不如说这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是对生活的一种愿景。

阿拉提·阿斯木以面向时代的自觉,致敬新时代下的新疆巨变,谱写了一曲唱给新时代的新疆旋律。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